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西方的伯恩斯坦研究述评

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人报》

饶勒斯与中国

共产国际和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片山潜

社会民主党内的学习年代(摘录)

人 民 出 版 社



66-27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六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印张 231,000字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600

书号 11001·509 定价 1.00 元

(只限国内发行)

| |
|-----|
| 35. |
| 144 |
| :6 |

编辑说明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辑的丛刊，目的是为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工作、国际共运史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的同志提供资料，并共同探讨国际共运史上的有关问题。

本丛刊登载国际共运史方面的专题论文和文献资料，重要人物的传记，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和流派的介绍文章和研究资料，并酌量选译国外重要研究论文。丛刊还辟有动态、书讯等栏，介绍国内外研究国际共运史方面的有关情况。

本丛刊每年出版三辑，每辑约二十万字。

本丛刊发表的文章不代表编辑部和出版者的观点，文责由作者自负。

欢迎读者对本刊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以便不断改进。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编辑部

1982年1月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六辑 目 录

- 西方的伯恩斯坦研究述评殷叙彝(1)
- 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人报》许力夫(30)
- 饶勒斯与中国马胜利(66)
- 共产国际和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杨云若(79)
- 英国工党的建立和它的组织机构王小曼(104)

人 物 传 记

-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张海滨(123)
- 片山潜刘 焱(147)

史 料 考 证

- 关于伯恩斯坦的若干历史资料于沪生(165)

研 究 动 态

- 饶勒斯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马胜利(177)

国外研究机构介绍

- 意大利弗尔特利尼里研究所概况毛韵泽(189)

文献和资料

- 社会民主党内的学习年代(摘录)[德]爱·伯恩施坦(195)
李进军、曹白隽、
刘敬钦、解健真译
- 关于费边社政策的报告陈慧生译(245)
- 孙中山的顾问[苏]Ф·С·鲍罗廷娜(253)
李辉译 许俊基校
- 共产国际的五年(决议和数字)[续][苏]А·季维尔编(257)
谷松译
- 列宁在共产国际的活动大事记[续]
.....[苏]А·И·娜尔齐索娃编(292)
毛韵译

书刊简介

- 《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刘敬钦(313)

西方的伯恩施坦研究述评

殷叙彝

一、历史和现状

埃雷卡·雷克利的开创性著作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在十九世纪末年形成的。在它出现的初期，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曾写过一些文章和著作对它进行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也在 1898—1903 年间的几次代表大会上就伯恩施坦问题和修正主义进行过争论。在这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一直是批判的对象，但在相当长时期内，没有人对修正主义和伯恩施坦的思想体系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和研究。直到 1936 年，瑞士才第一次出版了埃雷卡·雷克利的著作《修正主义。对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次修正尝试(1890—1914)》。

埃雷卡·雷克利在该书的前言中把修正主义说成是马克思的几个学生在已经改变了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下对他的社会主义加以“革新”、使之“现代化”和适应新的情况的尝试。她认为修正主义有两个主要派别，一些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一面，另一些人强调它的改良的一面，而她的著作仅仅探讨后一种修正主义，并且是针对“最系统地阐发了这一新的学说并且最详细地同马克思主义进行争论的一派”，即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德国修正主义。雷克

利在这里显然是接受了伯恩斯坦关于马克思主义具有“二元论”性质这一论点。^①她在本书第十章中进一步论述了这一问题，并联系到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桑巴特。^②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说明目前西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仍旧采用并发挥这一观点。

本书共三部分，分别论述了产生修正主义的经济和思想条件，修正主义的理论，修正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上的地位。本书的论述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探讨的对象是修正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者，因此对伯恩斯坦的生平只作了简略的叙述。第二，它以伯恩斯坦的思想体系为中心，并围绕它引用和论述了其他修正主义者如保尔·康普夫麦尔、康拉德·施米特、爱德华·大卫等人的代表性观点。总的说来，本书认为修正主义已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但它和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又不完全一样，因此可以称它为“社会改良的社会主义”，它提供了通过社会改良废除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完整理论。作者还简要论述了修正主义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流派的关系，比较了德国修正主义同法、英等国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思想的异同，最后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修正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已占领导地位，并有变化和发展。

本书涉及了修正主义各方面的内容和关系，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在今天也有一些可参考的地方。

两种“两难处境”

雷克利的著作出版以后又是将近二十年的空白，到第二次世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81页。

② 《修正主义》1936年苏黎世德文版第119页。

界大战以后才有一个美国学者写了一本研究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发展的书，这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彼得·盖伊在1952年出版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两难处境。爱德华·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挑战》。此书于1961年再版，1979年出了第三版，并已在1954年被译成德文出版。

盖伊认为，修正主义是适应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发展的理论，当修正主义产生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了一个改良主义政党了，修正主义无非是为解释社会状态和党的策略而提供一个有条理的理论来代替正统马克思主义而已。“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它的时代的产物……它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并不是修正主义者造成改良主义情绪，相反，是这一情绪引起了修正主义”；^①“如果没有出现伯恩施坦，也有必要造出一个这样的人”。^②但是正如书名所表明的那样，作者又认为，“从一开始起，修正主义就面临一个两难处境，这也是所有以激烈的社会变革为目标的民主运动都会遇到的：应当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自己所向往的目的？”^③他说，修正主义是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运动。它的武器应当是讨论、争取选票和议会政治，而不应当是恐怖手段、暴力和革命。但是，如果它忠于自己的民主制原则，就无法取得政权，即使由于偶然的机遇而取得也无法保持，这样就会使一个政党持续陷于政治上无能的状态。另一方面，如果它哪怕是暂时放弃民主原则而采用暴力来取得政权，那就“肯定会包含悲剧性的可能，因为求助于专制方法来达到目的的民主运动是不会长久保持为民主运动的”。^④他认为，这一情况曾多

① 《民主社会主义的两难处境》1979年纽约英文版第302页。

② 同上，第110页。

③ 同上，第302页。

④ 同上，第7页。

次使大规模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难，但英国工党执政的经验证明，修正主义对于具有真正议会制民主的国家是有效的。

本书和雷克利的著作体例不一样，它既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进行理论和历史的分析，又是伯恩施坦本人的“思想传记”。作者对一些重要问题如伯恩施坦对康德哲学的态度、费边主义对伯恩施坦思想的影响、修正主义和工会运动的关系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有一定深度。作者也指出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理论和策略上的缺点，特别是指出它缺乏完整的哲学基础，但总的说来他对伯恩施坦和他所代表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十分赞赏的。本书同雷克利的著作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虽然已出版了三十年，今天仍旧很受学术界的重视。

1957年，西德的克里斯蒂安·格诺伊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二辑上发表了《争取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爱德华·伯恩施坦和修正主义》，这可以说是西德第一篇比较系统地论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文章。有趣的是，作者同样提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两难处境”，但是他所说的同盖伊不是一个意思。他说：“人们通常所说的修正主义不仅是个别知识分子的异端思想的发挥，而且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两难处境的结果。如果一个拥有群众基础的党起初从激烈否定现状的理论出发，而在实践中却不得不依靠努力争取日常政治的成就，它就要面临这种两难处境。修正主义无非是这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情况的表现。”^①他反对盖伊把两难处境解释成对民主原则的忠诚和取得权力的意愿之间的冲突，认为这样的解释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恩施坦和整个修正主义的基本特点。格诺伊斯

^① 《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辑，1957年杜宾根德文版第199页。

的这一指责似乎很难成立，因为盖伊也已指出修正主义是适应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实践的。但实际上两人所说的“两难处境”确有差别。盖伊是想说明修正主义在策略上有难以克服的矛盾，而格诺伊斯却认为修正主义本身是一种矛盾的表现，是不彻底的，社会民主党只有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才能消除理论和实践脱节的情况。

格诺伊斯的文章详细引用了恩格斯 1895 年为《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他认为导言的主导思想同伯恩施坦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非常接近。他还提到恩格斯晚年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几封信，认为这是他在某种程度上放弃“僵硬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点”的证据。他的结论是：“伯恩施坦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萌芽在晚年的恩格斯那里已经看得出来了。”^① 这一观点无非是伯恩施坦当年为自己辩护时的一个主要论据的发挥。在西德的伯恩施坦研究者中，这一观点是有代表性的。

格诺伊斯的文章篇幅不大，对伯恩施坦的学说仅限于扼要的叙述。他在英国拉贝兹主编的《修正主义》文集（1962 年出版）中发表了《先驱者：爱德华·伯恩施坦》，在西德 1977 年的伯恩施坦思想讨论会上发表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形成的历史和思想前提》。这两篇文章的内容和 1957 年的文章基本一样，但是对伯恩施坦思想的现实意义的看法说得更加明确，这一点将在下面谈到。

一本详细的“思想传记”

1961 年，巴黎大学的皮埃尔·昂热尔发表了《伯恩施坦和德国社会主义的演变》一书。作者也说这是伯恩施坦的“思想传记”。

^① 《马克思主义研究》第 2 辑第 209 页。

本书的篇幅比盖伊的书大得多，可以说是迄今最详细地论述伯恩斯坦思想发展的著作。

昂热尔认为，从 1914 年到 1933 年的二十年间，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几次对欧洲乃至世界的命运发生重大影响，因此它的历史是值得研究的。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演变又表现为修正主义的不断发展，它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终于决定了莱茵河彼岸工人运动的方向。这一胜利是德国的对此特别有利的客观条件同伯恩斯坦的个人性格及才能汇合起来造成的。伯恩斯坦创立了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因此成为一切企图改变工人运动的性质和目标的人们的集合点和“接触剂”，成为对教条主义和正统思想的叛乱的象征。但是如果没有得到一些重要的（往往出乎意外的）同盟者（例如工会领袖以及象倍倍尔和考茨基这样离他很远的人）的帮助，修正主义的胜利是不会那么迅速和全面的。因此，作者试图把伯恩斯坦问题放在这一历史背景中来分析，这一指导思想使本书具有了一些特点。第一，专章分析了伯恩斯坦从 1890 年到恩格斯逝世时的思想发展，这有助于读者了解他的修正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可惜对各种思想如费边主义等对他的影响语焉不详。第二，对他的哲学、经济和政治观点分析得很具体，很详细。第三，还论述了社会民主党内各派力量对修正主义的态度和对修正主义扩大影响所起的作用，包括奥艾尔、福尔马尔、大卫等所谓“拥护者”，工会和合作社工作者及中派等所谓“同盟者”。第四，每编最后有一简短的结束语；全书有一篇总的结束语，概括地论述了作者对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地位的看法。

昂热尔认为，伯恩斯坦的思想体系是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无产阶级所处的相对和平和繁荣的条件相适应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之所以能迅速取得胜利，是由于工人阶级的生活已普遍改

善，广大工人（不仅是工人贵族和工会官僚）要求改良而不希望革命。修正主义在工人、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有坚实的基础。伯恩斯坦给羞羞答答的改良主义提供了一个彻底的思想体系，使它具有胜利的信心，并且阻止了德国模仿俄国的榜样。作者引用保·康普夫麦尔的话说：“布尔什维主义对社会问题的观点未能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占上风，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爱德华·伯恩斯坦和同他并肩前进的工会同志们。”^①对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的这种看法显然是违背列宁的分析的，而这种看法在西方的伯恩斯坦研究者中却颇有代表性。

对各种修正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

列宁和卢森堡在批判伯恩斯坦时都指出，伯恩斯坦主义并不是什么新的创造，而只不过是形形色色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综合，卢森堡甚至曾把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斥为“一个大垃圾堆，一切思想体系的破片，一切大小思想家的片断思想，在这儿找到了一个公墓地。”^②但是列宁和卢森堡都没有就这一方面进一步进行分析，因此研究伯恩斯坦的人有必要根据大量的思想材料对他们的这一论断进行验证和阐述，瑞典学者博·古斯塔夫森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爱德华·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及其思想史的前提》就是一部这样的著作。本书是1970年作者提交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博士论文，1971年出版，1972年译成德文在西德出版。

本书出版较晚，因此作者有可能在盖伊和昂热尔的研究成果

① 《伯恩斯坦和德国社会主义的演变》1961年巴黎法文版第431页。

② 《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1958年三联书店版第63页。

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并且指出他们的某些不足之处。例如，他指出，伯恩施坦在 1895—1896 年间为法国历史学家路易·赫尔梯尔《1848 年法国革命史》德译本（1897 年出版）写的评注和后记（即《从第二帝国到第三共和国》）是他转向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而盖伊在论述伯恩施坦的思想演变时对此只字未提，昂热尔也只讲了几句。作者通过详细的引证和分析指出伯恩施坦对这次革命的看法是同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观点针锋相对的，他甚至为卡芬雅克镇压革命辩护，而且已经表明他一般地反对通过革命实现社会主义。作者认为，他在批评布朗基时实际上是批评他所认为的马克思思想中的布朗基主义因素。这一论述是很有意义的。

关于伯恩施坦和费边派的关系的论述可以说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作者以大量材料令人信服地驳倒了伯恩施坦在自传中缩小费边社对他的思想影响的说法，指出了费边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的许多共同之处，特别是关于价值理论的部分是很有趣的。在这一方面盖伊和昂热尔的书都无法与之相比。古斯达夫森的结论是：“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在各个主要之点上受到了费边主义的影响。这并不是说伯恩施坦的体系仅此而已。也不是说，费边主义只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直接对应物。”^① 区别在于，伯恩施坦的思想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印记，而费边社会主义却是彻底同马克思主义断绝关系的，它无须进行任何“修正”。尽管如此，费边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中得到了反映，“因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很大一部分只是适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和德国情况的费边主义。”^② 但是古斯达夫森认为，费边主义不能给伯恩施坦提供对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72 年法兰克福德文版第 179—180 页。

② 同上，第 180 页。

分的详细的理论批判，在这一方面伯恩施坦从法国和意大利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人那里得到了帮助。因此古斯塔夫森分别用专章论述了意大利和法国的修正主义思想及其对伯恩施坦的影响，还用一章论述了俄国的修正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

古斯塔夫森的论述引证丰富，重视历史事实，在许多地方还采用对比的方法，不仅阐明了费边主义同伯恩施坦主义的关系，而且指出了意大利的克罗齐、梅尔利诺，法国的索列尔和饶勒斯等人对待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态度以及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和相互影响，很有启发。但是他过分强调了费边主义对伯恩施坦的影响，而对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和其他修正主义者对他的影响重视不够。他仅仅在“(伯恩施坦)从马克思主义到修正主义”这一章中概括地谈到朗格等人的影响，并未用专章详细分析这些人的思想同伯恩施坦的关系。其实，本书关于法国和意大利的“修正主义”(其中有些根本不能说是修正主义，仅仅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的分析主要是说明这些国家在大致相同的经济政治条件下产生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的共同性，他们对伯恩施坦当然或多或少都有启发，但对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体系的形成，即使从古斯塔夫森的论述来看，也很难说是起过明显的作用。如果作者能用同样的力量和篇幅来分析舒尔采·格弗尼茨、朗格、桑巴特、柯亨、施米特等人在这方面的作用，恐怕会有更大的收获。

急起直追的西德

盖伊、昂热尔和古斯塔夫森的著作各具特色，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它们引起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学者的注意，并使那里的伯恩施坦研究工作相形见绌。相当长期以来，伯恩施坦在自己的祖国可以说是受到冷落的。东德把他当作修正主义的鼻祖，但并没

有出版过有份量的系统分析和批判伯恩施坦思想的著作。在西德,参加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把伯恩施坦看成正面人物,却也没有对他的著作和思想进行认真的研究。在六十年代以前,值得一提的专门论述伯恩施坦思想的学术著作就是上述格诺伊斯的那篇文章。难怪赫尔穆特·希尔施(一位多年研究德国社会思想史的教授)在提到盖伊和昂热尔的书时慨叹说:“如果考虑到,我们面前的这两本外国专著显然是最重要的研究伯恩施坦的著作,那就不可避免要得出结论说,这位思想家和战士在他的祖国是相当受到忽视的。”^①到了1977年,德特列夫·伦内尔特还不得不承认,到那时为止关于伯恩施坦的三本主要著作都不是德国人写的,而是出自瑞典、美国和法国的学者之手。^②不过从六十年代开始,西德的理论界和出版界就急起直追,到七十年代已出现了研究和讨论伯恩施坦思想的高潮。

社会民主党的狄茨出版社(汉诺威)从1964年开始重印伯恩施坦的主要著作,迄今已出版的有:《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种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包括三篇重要演讲,《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书名是编者希尔施加的);《英国大革命中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学习年代》等,其中有几种已再次重印。同样属于社会民主党的新社会出版社也于1977年出版了霍尔斯特·海伊曼编选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言论摘编》。这些书大部分有编者写的前言,有些还很详细,表述了对该书以及伯恩施坦思想的想法。

① 《一种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观》1966年汉诺威德文版第10页。

② 《社会民主党对于伯恩施坦的理解中的问题》,《新社会》1977年第8期。

六十年代已经有一些论述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思想体系的著作。一部分篇幅分析伯恩斯坦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在党的指导思想中的地位。例如，汉斯·约瑟夫·施坦因柏格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党的思想体系》（1964年初版，1972年修订第3版，1978年再次修订第4版）；苏珊·米勒的《社会主义中的自由问题。从拉萨尔到修正主义争论时期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自由、国家和革命问题》（1964年初版，1974年再版）；德特列夫·伦内尔特的《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战略争论中的改良和革命》（1977年）。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专门论述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著作，例如：彼得·施特卢廷斯基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争论》（1974年的博士论文，1976年出版）；希尔施的《费边派伯恩斯坦》（1977年）；托马斯·迈尔的《伯恩斯坦的建设性社会主义》（1977年）；赫伯特·弗莱的《费边主义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1979年）。

1977年9月25—28日，由艾伯特基金会发起，在弗劳伊登贝格召开了关于“爱德华·伯恩斯坦的历史功绩和现实意义”的学术讨论会，就六个题目发表了二十四篇学术报告并进行讨论：一、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形成；二、伯恩斯坦的政治理论和民主社会主义；三、伯恩斯坦对当时的基本政治问题的态度；四、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和社会主义——伯恩斯坦的观点和现在的看法；五、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经济观点；六、各种流派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态度。讨论会的材料由海伊曼和迈尔两人编辑成《伯恩斯坦和民主社会主义》一书，于1978年出版。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社会》也在1977年下半年开展关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讨论。这次讨论会标志着西德理论界（主要是社会民主党方面）已进入研究伯恩斯坦的高潮，因此《明镜报》在报道时说，“伯恩斯坦的

思想复兴”已经开始，社会民主党的周刊《前进报》甚至使用了“修正主义的复兴”这样的标题。

在西德的这些作者中，有的是社会民主党的职业理论工作者，例如迈尔和海伊曼都是艾伯特基金会的研究人员，其余绝大部分是大学教授，他们不一定是社会民主党员，但在政治上倾向社会民主党，他们对伯恩施坦的思想基本上抱肯定和同情的态度，不少人为伯恩施坦在学术界受到的冷遇和误解鸣不平。例如迈尔说：“在十分肯定的意义上说，爱德华·伯恩施坦直到最近始终是一个被遗忘的理论家”；^①“他到我们的时代为止始终是一个大大受到忽视的理论家”；^②“人们可以说伯恩施坦是一个受到排挤的社会主义理论家。”^③伦内尔特在评论施坦因柏格、格诺伊斯、米勒等人关于修正主义和伯恩施坦的著作时，也认为他们对伯恩施坦有许多错误的理解，他甚至得出结论说，社会民主党对伯恩施坦的叙述基本上是歪曲了的，个别是伪造的。这些当然是比较极端的说法，但也确实反映了西德那一时期对伯恩施坦的生平和理论缺乏了解和研究的状况。

他们认为，造成西德在伯恩施坦研究方面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论是伯恩施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没有摆脱当年社会民主党内关于伯恩施坦的争论的影响，双方对伯恩施坦都缺乏正确的理解。特别是卢森堡对伯恩施坦进行了毁灭性批判，把伯恩施坦主义斥为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的“大垃圾堆”和“公墓地”，迈尔认为这一“判词”甚至到今天还对于多数以同情态度对待伯恩施坦政治立场的观察者起决定性作用，并且造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

① 《伯恩施坦的建设性社会主义》1977年西柏林和波恩德文版第Ⅷ页。

② 《伯恩施坦和民主社会主义》1978年西柏林和波恩德文版第31页。

③ 《伯恩施坦的建设性社会主义》第2页。